



古社會

〔晚清小說〕

上海文化出版社

晚清小說

苦 社 会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苦社会”是一部描寫華僑生活的晚清小說。作者以在当时國內走投無路的知識分子阮通甫、魯吉園、李心純三人為綫索，寫他們為生計所逼，同許多勞動人民一道，分途出國謀生。途中，他們就備受虐待，阮通甫夫婦未達目的地，即被折磨至死。魯吉園為友人所救，留在輪船上服務，幸而保全了殘生。李心純到美國後，經營十餘年，稍有積蓄，後來遭受美帝“排華”運動的百般迫害，終于被迫棄產返國。中間還有機地插敘了明代萬曆年間，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在菲律賓大規模屠殺華僑的野蠻行為。全書生動地反映了殖民主義者迫害我國僑胞的種種罪行，徹底地揭露了它們那副吮人膏血的真面目。

晚清小說

苦 社 會

上海文化出版社校注、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078號

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紙1/32 印張：3 8/16 字數：7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統一書號：10077·930

定價(6)3角

出版者的話

“苦社会”是一部描寫華僑生活的晚清小說。全書以反“華工禁約”运动为中心，共四十八回，是双回目，实际上只有二十四回。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上海圖書集成局印行，無作者姓名，書前有漱石生(即孙玉声，著有狹邪小說“海上繁華夢”等)在光緒乙巳(1905)七月所撰序文一篇。序文中說这部小說是旅美華工寫的。阿英同志認為“作者似非真正的工人，這即就他所以用三个窮途末路的教習做主人公一点上也可以想見，大概是一个熟悉在美華工華商的知識分子”(“晚清小說史”第五章)。我們同意这种看法。

这部小說以阮通甫、魯吉園、李心純三人为主人公。他們都是在当时國內走投無路的知識分子，被迫离鄉背井，分途出國謀生。全書即以这三人为綫索，忽分忽合地描寫了当时我國海外僑胞的一部分的生活。作者首先描寫清朝末年國內農村破產、商業凋敝、民不聊生，許多人被迫或被騙出國謀生；接着叙述華工在赴外國途中和上岸后所受的百般虐待，多少人未达目的地，即被折磨至死；最后寫美國殖民主义者，排斥、迫害華僑的無数罪行，以及華僑对美國排華运动的無限憤懣；至旅美華商李心純被迫棄產返國，計議抵制美貨、兴办实業，即行中止。中間还有机地插叙了明代万曆年間，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規模屠殺華僑的野蛮行为。書中生动地描繪了殖民主义者迫害我國僑胞的种种

罪行，至今讀來，猶覺驚心怵目，令人髮指。漱石生在序文中評論本書說：

是書作于旅美華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語切，紙上躍然，非憑空結撰者比。書都四十八回，而自二十回以後，幾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讀，而又不可不讀。

我們認為并非過譽之詞。書名所以叫做“苦社會”則是由于當時我國人民，在國內則飢寒交迫，無以為生，“真覺生之可哀，死之可樂”；到國外則又得不到祖國的保護，致慘遭虐待，“死的倒賠了性命，活的身邊幾個錢也被他倒個干淨”。幾乎可以說，天涯海角，到處都沒有樂土。作者因而感慨萬端地用了“苦社會”三字作為書名。

美國殖民主義者一貫自封為“自由祖國”，吹噓對中國人民的所謂“傳統友誼”。這部小說有力地撕下了它的這副假面具，把它那副忘恩負義、吮人膏血的真面目徹底地揭露了出來。當美國資本家需要中國勞動者替他們開礦淘金、辟地築路的時候，聽說來了中國人，就“爭着招接”；知道要回國，又陸續來送行，說什麼“我們極喜歡中國人到这里來做些事業，兩邊都有益的”。一旦開發工作大体完竣，他們就“恨中國人占他的生意，沒事尋事的欺侮，……總怪中國人不好，要打要罰，憑他施為”（第十八回）。只要是中國人，不論工人、商人或留學生，務必排斥出境而后快，甚至對清政府駐美使領館官員，也公然違反國際外交慣例，橫加毆辱。因而“苛例百出，令人駭絕”。“供詞一語之誤，護照一字之訛，立即逮解回籍。”“到埠華人，不問其合例與否，即囚之于木屋之中，……因此之故，有懸梁自縊，投海自盡，失醫致斃之慘者。”至于“埠中華人，輒遭痛毆，亦無如何。巡差任意拿人，良歹不分，即遭重罰”（光緒二十七年寓美各埠華商崔子肩等五萬六千人致

清政府稟)。这类虐待侨胞的惨象，在本书后半部中几乎触目皆是。使我们更具体的認識到美帝国主义所謂“自由祖國”和“傳統友誼”，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在这里，我們还有必要追述一下華工赴美的歷史和美帝排華的經過。十九世紀中叶，美國西部地廣人稀，不得不鼓勵外國工人移入開發。1848年，舊金山發現金礦時，在美華工不過五十人左右。美國資本家鑑于中國勞動者工作努力，工資低廉，便使用各種欺騙宣傳，以至拐帶、綁架等無耻手段，招致中國勞動人民去美國西部開礦山，築鐵路。1868年清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條約續增八項附款，這就是有名的“蒲安臣條約”^①。在第五款中，美國強調規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前往各國或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或游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以後并在香港設置招工公司，極力招攬。自此，中國勞動人民才大批移入美國，人數激增至十餘萬，對美國開發西部作了巨大的貢獻，而且為美國資產階級創造了數以億萬計的剩餘價值。可是後來美國經濟恐慌周期性來臨的時候，大批工人失業，美國資產階級就過河拆橋，恩將仇報，鼓勵白種工人反對華工，說什麼華工搶去了他們的飯碗。這一毒計，一方面破壞了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另一方面使華工成了替資本主義罪惡——失業——贖罪的羔羊。1880年，美國西部開發工作大体完竣，使用中國勞工的需要減少，美國政府就不顧信義的要求修改“蒲安臣條約”，于是派遣以安格耳（密西根大學教授）為首的代表團前來中國，和清政府重訂新移民律，規定美國有權“管制、限制、或中止”中國勞工赴美。1882年橫貫美國大陸的北太平洋鐵路和南太平洋鐵路建築完成，美國統治階級就更進一步地排斥中國勞動者，通過了十年內禁止華工入境的法案。1884、1888和1894年，美國國會又三度修改該法案，苛刻更甚。1894年三月，美國國務卿格

來罕又与清政府使美大臣楊儒訂立禁止華工前往美國條約，為期十年。美國殖民主義者至此猶不滿足，到1904年，又片面地制訂了一個所謂“排華律”修正案，把1868年“蒲安臣條約”中的精神，以及1894年“中美會訂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全部推翻，使他們國內的排華暴行，從此成為公開合法的行動。

美國殖民主義者對我國僑胞為什麼敢於如此猖狂地排斥迫害呢？本書作者通過書中主人公的口，相當正確地為我們提供了答案；一方面是由於美國殖民主義者“欺軟怕硬”（對於日本僑民就不敢公然迫害）；另一方面是由於清政府一味媚外、懼外，是“不禁吓的”，“奉了外國的令，比天老子還要嚴十倍”，僑胞“沒有實力做後勁”所致。

作者通過殖民主義國家迫害排斥華僑事件，提出了當時中國人民所關心的兩大問題，即是如何抵抗資本主義強國的壓迫和致中國於獨立富強的問題。可是由於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還只能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觀察和理解問題，對於殖民主義的本質、中國衰弱的根源，認識得不够深刻，所提抵制殖民主義，以及致中國於獨立富強的方策，亦多屬幻想而不切實際。書中代表作者思想的主人公李心純就是如此。他認為“華人當真都離開了美國，本地（即美國）生意，不免減色，大工廠，大公司尤其受累。漸漸回過味來，或能刪除苛例，遷就華人；我華人再來，便少了種種拘束。”因而主張以撤退在美華僑和禁運、禁卸、禁用美貨，作為抵制美國的手段。同時在國內發展民族工商業，以解決回國華僑的就業問題。並認為能行此兩策，就能達到“內開利源，外塞漏卮，並建立富強的基礎”的目的；再隔十年二十年，中國就會成為“黃金世界”。

這裡除表明作者不了解美國“排華”的本質，對它仍存在着某些幻想以外，還可以看見作者抱着“實業救國”的思想。這種思

想現在看來確屬十分幼稚，可是在當時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中，却是比較普遍地存在着的。他們震撼于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技術和工商業的發達，殷切希望改變中國的落后狀態，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發展民族工商業，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使國家獨立富強。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〇八一頁）只有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才能從根本上使國家獨立富強，不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也有力量保護海外僑胞的正當權益。

此外，作者雖然揭示了國內經濟破產，是人民出國謀生的社會根源，但作者沒有看到人民大批出國謀生，仍然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略中國的結果。中國人旅居國外雖然有悠久的歷史，但是大批移居國外，還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的。那時歐美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實行野蠻的掠奪，使中國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農村迅速破產，大批農民才被迫流向國外謀生。這一點也是必須說明的。

作者由於受他自己的世界觀的限制，對於某些問題的反映，深度顯然是不夠的。但作者愛憎分明：對殖民主義者的凶殘和國內封建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朽則加以無情的鞭撻和嘲諷；對被剝削、被迫害的人民，則寄予深厚的同情。今天讀來，仍能激起我們對殖民主義者的無限仇恨和對資本主義統治下海外僑胞的關懷。因此，我們認為以思想性而論“苦社會”尚不失為一部比較優秀的小說，值得重印。

我們是根据“上海圖書集成局”版本重印的，除依照章回小說的一般習慣，將双回目改為單回目外，在原文中只作了很少几处必要的刪改，盡量的保持它原來的面目。我們水平有限，努力不够，無論在整理上或注釋方面，难免还有錯誤和不妥當的地方，務請讀者批評指正。

注：蒲安臣是 1861——1867 年美國駐華公使，任職期間曾幫助清廷在政治和軍事上打過太平天國，因此得到了清廷權臣恭親王奕訢的信任。1867 年蒲安臣卸任回國時，正值清廷與英、美、法、俄四國所訂的天津條約十年期滿，被迫換約。於是昏庸無知的清廷就派這個美國外交官蒲安臣為中國的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簽訂天津條約的續約。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極需從中國輸入廉價的勞動力，蒲安臣就本着美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

目次

出版者的話

楔子	1
第一回	茶館同台談吃飯	酒樓隔座看爭錢..... 2
第二回	老妻枵腹衣空典	說客當場債盡來..... 5
第三回	避債到甯陽冷水真冷	点飢逢白食窮命悠窮..... 8
第四回	女將軍討債揮拳	窮教习过年賣画.....10
第五回	賒流顧影相对双清	解衣推食为怜同病.....14
第六回	开輪局三番倒帳	过殘年一夕思家.....17
第七回	同是个中人識得个中滋味	莫言意外事居然意外姻緣...22
第八回	关店門抽头聚賭	下太湖劫当販私.....25
第九回	調雄師游湖賞雨	捉官盐逼命私和.....27
第十回	田高雨少因旱成灾	家破粮存求生入死.....31
第十一回	失业遭荒貧而兼病	出江入海富若可求.....34
第十二回	怜我復怜卿頓成莫逆	相逢不相識同是天涯.....37

- | | | | |
|-------|-------------|-------------|---------|
| 第十三回 | 工头发迹权管起居 | 医士当灾先供鱼肉 |41 |
| 第十四回 | 千淨海好葬千淨身 | 离合緣翻成离合恨 |45 |
| 第十五回 | 入科罗口众中忽現死尸 | 进利馬城路上一群囚犯 |51 |
| 第十六回 | 原禰胎采金小呂宋 | 絕生机流血大命山 |57 |
| 第十七回 | 江上盼归輪千人失望 | 舟中逢故友一女清談 |62 |
| 第十八回 | 种痘复种痘大兒权做小兒 | 洒水又洒水恶习漸为美习 |67 |
| 第十九回 | 失凭紙立地收監 | 对口供當場被逐 |72 |
| 第二十回 | 一間木屋权作望夫山 | 万里重洋空奏思归引 |77 |
| 第二十一回 | 携稚子进退即当 | 違稅期查抄籍沒 |83 |
| 第二十二回 | 破私情飽受老拳 | 求賽会特宣禁例 |88 |
| 第二十三回 | 且留新迹象莫問年时 | 亦有旧家山不如归去 |93 |
| 第二十四回 | 风声浪声来助情話 | 新雨故雨忽地合并 |97 |

楔子

話說从前不知何代何年何月何日，有三个弟兄，生在青州①互鄉。大的叫古伯，次的叫古仲，最少的叫古叔。他們父親古竺，是个忠厚不过的，靠祖上傳下几畝薄田，初时也过得日子，后来人口一年多一年，秋收一年坏一年，别人欺他忠厚，想尽方法，明欠暗騙的盤算他，到臨死时節，賣剩的田地不及十畝。第二个兒子，熬不住早活活餓死。他心上本疼的是古叔，为他年紀小，不曉得找飯吃，格外的可憐，便把古伯叫到面前，道：“你們三个弟兄，老二是死了，算老三最小，本要你照顧他，只是你也沒有正經行業，自己还怕养不活，那里顧得到兄弟！我这几畝田，只好交該老三，等他長大时，你們哥兩個再算，那就算你做大哥的照顧了小兄弟，不要說我偏心呵！”古伯答应下來。等他父親一回头②，便把田地的契券，尽数点該古叔，叫他收管。古叔不肯接，說道：“这是哥該得的，我沒有偏着哥的理。”那古伯听了詫異道：“父親是怎样吩咐的？我也沒有偏着你，欺着父親的理。”

哥兩個你推我我推你，鬧了一陣。古伯發起急來，說：“兄弟，我一个人，东也好走，西也好走，我是要到外州外縣去了。这些契券，你收不收，我都不問；我只不背着父親的遺囑就罢了。”古叔道：“哥呵，这些產業，我斷沒有獨自得的理。但我們哥兩個，單靠

① 青州 今山东省益都縣。

② 回头 指人死了。

着这点田，也过不了一輩子。从前的二哥，不是榜样么？哥說要到外州外縣去，索性一塊兒出去走走。这点田地且交該向來靠我們的窮本家去种，哥你道如何？”古伯也欢喜道：“这話很是，就这样办罢。”

那里曉得一到外边，世路上的做人，世路上的做事，只有你占着我，沒有我讓着你；不是你明中一刀來，就是我暗里一槍去，什么叫父子？銀錢就是父子。什么叫兄弟？銀錢就是兄弟。什么叫親戚？銀錢就是親戚。什么叫朋友？銀錢就是朋友。他們哥兩個走來走去，人家总合不上來，偏偏又遇着兵荒。

古伯一天对着古叔道：“兄弟呵，一个人生世，講起正經本分的事，一輩子也做不尽。若說自己一身，古人說得好：‘日食三餐，夜眠三尺；生存華屋，零落山邱。’都不过这样罢了，何苦为这沒要紧的，拚着死命去爭。現在这些人，偏偏都犯此病。我和你說也沒处去說，劝也沒处去劝。况且到这兵荒馬乱时候，再向人去劝，人家更要笑我們不达时务，我們还在外边做什么？不如仍旧回到互鄉去罢。”古伯到这时，也沒有什么不依，却是他父親傳下几畝田地，別房里早种定了。哥兩個也不去討，將就挑些野柴野菜，半飢半飽的，完了一輩子的事。

諸公呵，这不是在下造來騙你們的，是实实在在有这两个人，有这些事。諸公不信，請破三天的瞌睡，慢慢的听我道來。

第一回

茶館同台談吃飯
酒樓隔座看爭錢

却說中國地方，頂有名的是苏杭兩省，有句老話，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什么是这样說呢？只因那天有个朋友，算是苏州本府本縣本鄉的人，却自小跟他上輩在別省。長大时，也讀过几本四書哩，五經哩；也做过几篇八股文，只是一樣，手不能

提，肩不能挑，是个一無所能的。后来上輩过世，他却有妻有子，这个家沒处去推，自心里算計道：“沒錢怎过日子？沒事怎能有錢？这些父执^㉞看样子也靠不住。苏州究竟是好地方，沒有朋友，也有親眷，不如且回去罢。”想定主意，便告訴家里人得知。他家里人先本不肯，說道：“明說是苏州人，但頭頂上沒有一張瓦，腳底下沒有一根草，那里有大錢，能生出小錢？上輩的朋友靠不住，上輩的親眷是靠得住的么？”無奈这朋友把左傳^㉟上“謀及妇人，宜其敗也”^㊱的兩句話，記得太清楚了，总不肯听。

果真一到苏州，有錢的親戚，先却依稀記得有这一門親，听講到外边几年的苦况，登时臉上沒有露，先起了霜。过后再去，不要說不請進去，連門口也不准站一站。这些沒錢的，听說是从別省回來的，着实欢喜，漸漸見他样子不对路，兩脚走不快，綁上鷄毛像翅的飛开。

这天悶悶的，信步走到一条街上，看見一塊招牌，寫着“來仪”兩字，進去看时，倒是个極精雅的茶樓，便坐在靠窗一張桌上，独自泡了一碗茶，低着头出神。忽然耳朵边噹的一声道：“飯是人人要吃的，你不是說謊么？”忙抬头时，原來后首來的兩個人，为沒有空座，併在他的台上。靠窗西边椅子上坐的，穿一件青布敞衣，光着头，秃着髮，嘴边有几根鼠須。中間凳子上坐的，約莫三十余歲，是个細長条子，穿一件布棉袍，袖子边一个洞，有点

㉞ 父执 父親一輩的朋友。

㉟ 左傳 編年体史書，也称“春秋左氏傳”，相傳为春秋时代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

㊱ 謀及妇人，宜其敗也 这是封建社会里輕視妇女的話，意思是說办什么事情而跟妇女們去商量，那是應該失敗的。“左傳”桓公十五年，鄭國大夫祭仲專权，鄭伯叫祭仲的女媵雍糾把他殺掉。雍糾的妻子知道了，便告訴她的父親祭仲。于是祭仲先發制人，把雍糾殺掉。事后鄭伯載了雍糾的尸首逃出國外，嘆道“謀及妇人，宜其死也”。

焦痕，却顯着里头的次白棉花，手里抱着一支水烟筒，一边抽，一边答道：“你說的不差，飯是人人要吃的。只是你要曉得有了錢，方能吃飯。人为什么要吃飯呢？不过借他养命罢了，却也有几等分別：一等要錢不要命，是强盜、賊伯伯，搶一天吃一天，偷一天吃一天；忽然捉到官里，就連自己也不曉得有命沒命，一等要命不要錢，是烟鬼，鴉片上了癮，飯吃得少，小吃到吃得多；少吃一頓烟，眼泪鼻涕就直挂；少吃兩頓烟，肚里的烟虫就向閻王伯伯討請帖，家里当尽賣絕，就剝下褲子也要去挑兩攤烟來过瘾。一等要命又要錢，是賭鬼，贏的時候大魚大肉，買吃个不了，輸的時候就嘆气說运气不好，活不成，明天燒燒路头^㉑吧。一等是不要命又不要錢，你道是那个？就是倉桥浜馬路上的嫖客，尽管五魁六順的擲拳，一台双台的擺酒，裝干濕^㉒哩，吃稀飯哩，好像都有成千成万的家私，其实真有錢的，沒有几人；拉空場面背死命的，十分中只少得一分，好像天天便飯，全桌吃得好，其实怕堂子里笑他是餓鬼投胎，只好餓的，也算飽了。”正再要說下去，这朋友早插嘴道：“我不信自己肯餓自己，你先生不是說謊么？”这椅上坐的看了一眼，問道：“貴姓大号？”这朋友答道：“敝姓阮，賤字通甫。兩位貴姓大号？”那人道：“敝姓方，号正怀，那人是仲庸庵。听通翁口气，不像是苏州人，貴处那里？”阮通甫立起身，高高作了兩揖，道：“原來是正翁、庸翁，失敬，失敬！兄弟的真是本地人，只是在別省多年，所以帶点外路口气。”仲庸庵接口道：“貴業那一行？一向恭喜在那里？”通甫道：“小时讀过几年書，也進过学，一向隨着先君任上。”兩人同声道：“令尊何时去世？宦囊想是好的。”通甫道：“去年見背^㉓的，也沒剩什么錢。”庸庵道：“剛才的

㉑ 燒路头 这是一种迷信，就是燒紙錠，祈求鬼神保佑。

㉒ 干濕 指茶点、水果。

㉓ 見背 父母去世。

話長哩，我們酒樓去叙叙。”通甫道：“好極，是小弟的東。”付了茶錢，同到恒春，揀空座坐下。吃過几杯酒，又開口道：“兄弟听上輩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比起來，苏州还強些，照兩位說的話光景，也不甚好，不成老輩說的是謊話么？”正怀道：“話虽不差，只是苏州的好处，不过衣食上比別处講究，近來銀錢日難，人家就日窮，論不得許多，尽有睜着眼，看嘴里的饞涎，从脚底上來，喉嚨里咽下去的。不要說趕不上天堂，只怕地獄还要勝些。”

正說得入港，忽見一只碗从隔桌飛來，把仲庸庵的酒杯，打成粉碎，帶着通甫杯子，也缺了一角，三个人吃了一吓，打斷話頭。只听酒保喊道：“这菜一錢二一賣，少一文是不能够，再加上酒哩，打碎的杯碗哩，賠帳还帳，你自己算算，共是多少錢？开店的遇着客，都像你，只好关門！你要想少一文，是不能够，怕你驢子变狗！”那个吃酒的紅臉翻出青，青臉又翻出紅，台子掀翻，一个巴掌直打過來，道：“別家的菜，沒有肉也有湯；沒有湯也有水。你这菜，連水也吃不上兩口，不打你打誰？你要錢，白紙也買不得一張！”酒家急了，把这人頭髮一把扭住，道：“你吃白食，还要打人，同你总巡●里去！”那吃酒的道：“就同你总巡里去，怕什么？”兩人直揪出門，还罵不了。

通甫看着，实在坐不住。立起身，道：“我們也散吧，明天再会。”付了帳，剛走出門，又听一声道：“你好呵！你倒在这里快活！”

第二回

老妻枵腹衣空典
說客當場價尽來

通甫回头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是他家里黃臉婆子，朝上为

● 总巡 即清政府各省市的巡警总局。

沒有柴米，脫一件旧棉襖，叫通甫去当几个錢，糴兩升米，買几把柴，回來好一家子煮粥吃。那里曉得通甫直去了一天，他婆子清水从喉嚨直泛，倒也罢了，只是眼看几个孩子，張着嘴等天上的饅頭，就不發痧，也要攪腸。等到下半年，实在沒法，托一个鄉鄰照顧着孩子，自己去尋通甫。走了半天，鞋子是縮小了，裹脚是收緊了，究竟沒有尋着，要想回去，惦記着孩子，只好拚命望前，直到上灯过，好容易在恒春酒店門口，看見通甫。顧不得有人沒人，走上前擘胸一把，拖着就走。通甫嘴里只管喊道：“这成什么样子？快放手！”兩只脚却不跟自己，一直走到家。他婆子一只手伸在他衣袋里，就不知不覺眼里出水，好半歇才伸出手來，捏着一張当票，数着七个錢，問通甫道：“我这件棉襖，当了几个錢？在那里用去的？”通甫道：“当了兩百錢。吃茶用去五十二文，吃酒又用去一百四十一文，肚皮還沒飽哩。”他婆子呆了臉，不則声，忽然又号陶大哭起來。孩子不懂事，还牽着娘的衣裳，叫道：“肚皮餓得慌，爺也回來，娘快些去燒粥吧。”他娘一声不睬，直哭得不断头。

通甫低了头，背了手，一个人的乱踱。正鬧得不开交，走進一个人，是鄰居，在蒙学堂[●]当教習的李心純。听见这边哭声厉害，当有什么事，推門進來，看見这个样子，曉得是兩口子拌嘴，方放了心，只摸不出头路。一眼看見桌上一張当票，七个銅錢，恍然大悟道：“通甫兄，想是你把尊夫人的衣服当去用了，沒買柴米回來呵。”通甫听见有人說話，方回过气來道：“心純兄，請坐。学堂里才散么？”心純道：“今天放年假。我早上去看几个朋友，下半年就回来了。通甫兄，我們虽不常在一塊，你的光景，大概也有所聞，当当过日子，总不是長局，何不开門授徒，多少总進几文？就像我

● 蒙学堂 旧日兒童就学的私塾。